082.1
G21
G

5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藝海珠塵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婁縣 許 振 贊勳校

左氏蒙求註

吳化龍篹許乃濟王慶麟同註

元仕履未詳乃濟字作舟浙江仁和人嘉慶戊午舉人慶麟字怡祥江蘇華亭人嘉慶丁卯舉人

序 戴表元

吳伯秀爲鄉校諸生時予與之寒同枕飢同簟比試于有司亦同業也然予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强營度

經部小學類
56882

藝海珠塵 左氏蒙求註 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至移晷刻不能辦因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越幾日榜發伯秀巍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慚而慕之以爲爲儒不當如是耶別十年予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收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亦皆壯强自度非碌碌必將有所著見於時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顏蒼髮枯皆欲成老翁於是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辦治衣食等計子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

S2815

節益峻乃方闔門下帷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說賢否之迹皆細理纂緝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即已精熟蓋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名韻爲蒙求以便學子讀之如斲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嗟乎異哉夫人之才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于左氏傅又有筆記通纂于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稿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賢于勇夫之旁亟誕于飽人之餘意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按表元字帥初一字會伯慶元奉化州人宋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有劉源集三十卷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炳

平王遷都隱公攝位隱元年春王月不書即位攝也宋魯慶盟桓十二年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周鄭交質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州吁無親四

年公問衆仲衛州吁其成乎對曰州叔段不義隱元年鄭

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仲曰夫寵弟無厭

武姜愛其叔段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

叔祭仲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

斃桓公問名桓六年九月丁卯子申繻羽父請謚隱八年

同生公問名于申繻羽父請謚無駭卒

羽父請謚與族

晉啓南陽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請隧弗許與之

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許居

東偏隱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許莊公奔衛齊

侯以許讓公公曰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

許大夫百里奉許

叔以居許東偏文指白水僖二十四年及河子犯

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其以璧授公子曰請由此

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莊誓黃泉隱元年太叔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出奔共遂置

享之殺孫武季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王享宿

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王室之禮也

饗加邊昭六年季孫宿如晉邊文十六年庸

晉侯享之有加邊將伐楚人謀徙于選聚于

楚康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

鄀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鄀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

魯隱觀魚隱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

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衛懿好

鶴閔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鄭伯肉袒十

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許男面縛僖六年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　韓子見禮　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

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季札觀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

南風不競　襄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楚氛

甚惡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晉趙武至于宋楚子木至自陳伯夙謂趙孟曰楚

氛甚惡懼難

伯宗好直　成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處

父以剛　文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　庸取

姑蔑　哀十三年越子伐吳吳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　光呼

餘皇　昭十七年楚師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

則對三呼皆迭對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宣子嘉樹　昭二年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

子譽之　欒氏甘棠　襄十四年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懿卜鳴鳳　莊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　獻筮

封羊　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

豹畏丹書　襄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斐豹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

殖懼藏策　襄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昭子去魂　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

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

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原叔奪魄　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

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輿誦疑晉　僖二十八年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

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　童謠奔虢　僖五年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

其齊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彌成一隊
襄十年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熊當五百
哀十六年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

定就盈數
莊十六年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使以七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魏啓大名
閔元年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商臣蠭目
文元年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子上曰君之齒未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越椒豺聲
宣四年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

子卬握節
文八年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子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

仲由結纓
哀十四年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駟陳卿服
哀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虔爲王旌
昭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考叔純孝
隱元年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叔向遺直
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郭重何肥
哀二十五年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薳馮甚瘠
襄二十一年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以疾辭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

齊子仕楚
僖二十六年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

晉卿在狄
文十三年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

魯人始髽
襄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于是乎始髽

晉侯遂墨
僖二十三年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遂發命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省蘭曰侯當作子

楚不京觀 宣十二年楚重至于郯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楚尸以爲京觀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魯乃武宮 成六年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赦轅改北 宣十二年楚子北師次于郯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南轅返旆伍參言于王曰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黶馬欲東 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荀偃令曰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碏諫以義 隱三年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

突教之忠 僖二十三年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

州邢欒勇 襄二十一年欒王鮒謂范宣子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

殖郭齊雄 襄二十一年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

申儆興楚 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

教訓霸越 哀元年越子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壺飧舉衰 僖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耨饁起缺 僖三十三年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椒滅若敖 見前越椒豺聲注

石喪羊舌 昭二十八年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姑視之聞其聲還曰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札願附義 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

臧敢失節 成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爲君非吾節也

衛公胥濟 閔二年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胥濟

吳子夕遷 哀八年吳伐我微虎欲宵攻王舍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魯盤莒鐘 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

宋門鄭椽 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風祀大皥 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

蓼祀庭堅 文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

趙舍溫縣 昭三年州縣欒豹之邑也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

郤爭鄇田 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虞虢輔車 僖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齊魯脣齒 哀八年吳將伐魯王問于子洩對曰諸侯將救之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

所知也

舒病夏姬 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

蒯羞南子 定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

衛獻皮冠 襄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楚靈翠被 昭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

闕秦利晉 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燭之武見秦伯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

瘠魯肥杞 襄二十九年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曰何必瘠魯以肥杞

陳衰桓大 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筮之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

姜弱嬀昌 昭三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

驪姬蕕臭 僖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

人卜之不吉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燕姞蘭香 宣三年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

吳為蛇豕 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

晉賞虎狼 文十三年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秦伯師于河西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

獻楯執樂 定六年宋樂祁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乃執樂祁

與馬歸唐 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謀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楚師六間 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晉國三殆 昭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司馬侯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

段蔓難圖 見前叔段

不義註

霄莠猶在 襄三十年公孫揮與裨竈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

鄭人相驚 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楚國大駭 昭十三年王縊于芊尹申亥氏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

狄具四姦 僖二十四年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狄皆則之四姦具矣

酆有五罪 宣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

哀姜哭市 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穆嬴啼朝 文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而外求君將焉置此

絳獻虞箴 襄四年魏莊子請和諸戎晉侯曰不如伐之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

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革誦祈招

昭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舉聲相善

襄二十六年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荀先同寮

文七年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築謳國父

襄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獲我心

輿誦鄭僑

襄三十年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陳生賄政

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晉侯使士匄平王室伯輿之大夫瑕禽曰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叔魚鬻獄

昭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雍子于朝叔向曰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

胥遂逃賞

定五年王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

推不言祿

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魯欲焚巫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巫尪何爲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齊將誅祝

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邱據裔款言于公曰是祝史之罪也吾盡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告晏子晏子曰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

韓起請環

昭十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子罕辭玉

襄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宋人逐狗襄十七年國人逐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晉侯嗾獒宣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趙辭五獻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吳徵百牢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單子視下昭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屈瑕趾高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齊師滅譚莊十年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晉侯圍曹僖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成作邱甲成元年爲齊難故作邱甲哀用田賦哀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衛文帛冠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楚敖篳路見前申興楚註微尹論人等昭七年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

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卜言曰數昭五年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州公不復桓五年〔經〕冬州公如曹〔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紀侯大去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晉祀夏郊昭七年子產聘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衛享帝邱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褚師韈席哀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良夫袒裘哀十七年衛侯爲虎幄于籍圃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右師言疾成十五年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

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疾而言速有異志焉趙孟將死
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修括足高襄三十年王脩季卒其子括將見王
矣其語偷不似民主而歎單公子愆期曰不慼而歎單公子愆期曰不慼而
顧大視蹂而足高心在他矣鄭伯視流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
流而行速不安其位

哀誄尼父　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
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
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哉尼父無自律　肥思子贛　哀二十七年越子使后
子贛庸來聘三月盟于平陽
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懷子多士　襄二十一年懷子多士好施士多歸之宣
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子畏其多士也使虎　公無衆　莊二十七年晉侯將伐
城者而遂逐之　號士薦曰不可號公驕
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　無盧姜止含　襄二十八年
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盧蒲癸王何
卜攻慶氏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
癸告之姜曰夫子慢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

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
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
告祭仲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
殺雍糾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　成二年齊侯
磬與燕賂瑤磬　馬陘齊侯欲于虢燕人行成盟于
地　燕賂瑤磬昭七年齊侯
祁奚舉讎　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醜莅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
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
其是之謂乎　慶封又富　襄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富于其舊
慶封又伯張能貧　襄二十
富矣無求焉可以後亡　晉侯教民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
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宋徵于鬼定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隊薛卿吾役也薛宰曰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士彌牟曰吾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必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以仲幾爲戮號必亡矣虐號聽于神而聽于神

建母召吳

昭二十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鄖召吳人而啓之

武姜襲鄭

隱元年太叔完聚緝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喜先賜諡

昭二十年衛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公如死鳥北宮氏之宰不與聞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賜北宮喜諡曰貞子

仲豫歸賵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

乞終不言

哀十六年白公奔山而縊生狗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曰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

揚遂致命

宣十五年晉侯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童攻三邻

成十七年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邻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遂趨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黃憩二慶

襄二十三年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陳人城板隊而殺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鸜過宋都

僖十六年六鸜退飛過宋都風也

烏鳴亳社

諺出烏鳴于亳社如曰諺諺宋大災

營避桑林

營豹辭肆夏

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子晳委禽

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女自爲也故書曰逆

高固反馬

宣五年齊高固如宋逆子叔姬反馬也

夢中

宣四年鬬伯比淫于邳子之女生子文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

芮棄堤下 襄二十六年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

龍見絳郊 昭二十九年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蛇鬭鄭門 莊十四年內蛇與外蛇鬭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隨季梁在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鬭伯比言于楚子曰少師侈請贏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虞之奇存 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

襄作楚宮 襄三十一年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輒效夷言 哀十二年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賜玉盂諸 僖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曰畀余賜汝盂諸之

麋

授吳陸渾 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陸渾子奔楚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楚弗祭河 哀六年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齊欲禳彗 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乃止

景有內寵 昭二十年晏子曰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

厲多外嬖 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

懷背秦施 僖十四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又僖十五年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省闕曰懷背字假背施者惠也因避對句移之于懷

文思楚惠 僖二十八年次于城濮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鬭勃請戰公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

周班後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桓十年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

晉盟先衞 定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皐鼬將長蔡于衞祝鮀私于萇宏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衞侯于盟

靈輒舍肉 宣二年宣子田于首山見靈輒餓食之舍其半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

考叔遺羹 隱元年潁考叔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杞子掌管 僖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謝息挈瓶 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晉人拔舍 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包胥哭庭 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七日

奇將不聽 僖二年晉荀息請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彊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鮒何能行 襄二十一年宣子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

慶盧易內 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

祁鄔通室 昭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

晉舍退三 僖二十八年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子犯曰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齊師借一 成二年晉師從齊師齊侯使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宧蘭曰師當作城

札哭以待 昭二十七年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吳公子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遂弒王季子至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家踊而出 宣十八年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臧宣叔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鄭非齊耦 桓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秦本晉匹 僖二

十二年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庚輿試劍 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夷皋觀丸 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

樂鮒求帶 昭元年季武子伐莒取鄆楚告于晉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范鞅請冠 昭二十三年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鄭貴七穆 襄二十六年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子展相鄭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魯患三桓 哀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

晉悼始命 成十八年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

楚康能官 襄十五年

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

齊疥遂痁 見前齊將誅祝註

晉疾如蠱 昭元年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華耦辱先 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籍談忘祖 昭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示信伐原 僖二十七年晉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率義圍鼓 昭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不亦可乎

墨辨句龍 昭二十九年龍見于絳郊史墨曰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

郯識農扈 昭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鳥名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虢憂龍尾 見前童謠奔虢註

蔡忌豕韋 昭十一年景王問于萇宏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

楚成章華 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晉築虒祁 昭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對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是晉方築虒祁之宮

六卿請賦 昭十六年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七子言詩 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趙武多文 襄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子產有辭 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也文伯復命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

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晉廟安于 定十四年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爲亂安于則發之是與亂謀也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衛室達子 宣十三年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嬴辭子圉 僖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不敢從亦不敢言

姜遣重耳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晉國和平 僖十五年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

魯人恐矣 僖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僑將爲除 昭十八年鄭子產爲火故簡兵大蒐將爲蒐除

吉使無毀 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靈輒倒戟見前靈輒舍肉註

孫龎取旗哀二年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龎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簡子問禮昭二十五年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叔侯論儀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是儀也不可謂禮

潛軍敗燕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鄭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嬴師誘隨見前隨季梁在註

綽矢夾脰襄十八年齊師夜遁夙沙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齊之辱也乃代之殿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省蘭曰當云綽射夾脰息志中眉

顏射中眉定八年公侵齊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五戰入郢定四年吳從楚師及清發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三敗及韓僖十五年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

晉絕駒支襄十四年會于向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

齊滅鄋瞞文十一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甯納橐饘僖二十八年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

陳遺肉潘哀十四年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滿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桓公守備桓十七年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宣叔繕完成元年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郈雞金距昭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

宋馬豕尾定十年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

臧服不衷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慶

車甚美 襄二十八年慶封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子干無人 昭十三年叔向對韓宣子曰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重耳有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

內蛇外蛇 見前蛇闘鄭門註

新鬼故鬼 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三覆誘吳 襄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大敗吳師

七遇驕庸 文十六年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使廬戢黎侵庸師叔曰彼驕我怒而後可克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遂滅庸

梁命新里 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宋城舊鄘 昭二十一年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晉反大屈 昭七年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疆見公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公懼乃反之

鄭鑄三鐘 僖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因醉殲戎 莊十七年遂因氏頒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戎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乘飲敗戎 文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蹇叔哭師 僖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潛師而來國可得也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公孫歌殯 哀十一年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將戰齊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史墨荅趙 昭三十二年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

師曠對晉 襄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四年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囊瓦不仁**定四年二
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子木**
無信襄二十七年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子木曰
苟得志焉焉用有信**魏不從亂**宣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
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宋始用殉**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
車馬始用殉
荀寅法姦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蔡史墨曰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
法是法姦也**鄭伯效尤**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
咎**楚師授子**莊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爲戰用矛**哀十一年齊爲
鄭故伐我及清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偃請勤王**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
孤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舒令城周**昭三
十二年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拳兵楚子**莊十九年
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軫唾晉侯**僖三十三年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
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燕人不虞見前潛軍敗燕註**莒子無備**成九年楚子重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
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孟陽居牀**莊八年連稱管至父因公孫無
知作亂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丑父易位**成二
年師陳于鞌齊師敗績逐之逢丑父與公易位**瓜衍賞伯**宣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
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先茅命季**僖三十三年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敗鹿門昭十年齊惠欒高氏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

門霄死羊肆襄三十年伯有晨自墓門之瀆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

晉立趙武成八年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楚復克黃宣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滅若敖氏初令尹子文其孫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虎母生禍襄二十一年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

夏姬不祥成二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

餝莊刻桷莊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

晉靈雕牆見前夷皐觀九註

生佗黜僕文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僕因國人以弑紀公

愛段惡莊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公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

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莒城亦惡見前莒子無備註

郢守已小昭二十三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郢戌曰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

穆懼滅江文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吾自懼也

臧哀伐蓼見前蓼祖庭堅註

晉夢黃熊見前晉祀夏郊註

楚占赤鳥哀六年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齊史言罪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久而不瘳梁邱據與裔款言于公曰祝史之罪也君盍誅于祝固史嚚公告晏子對曰其適遇爲君祝史薦信是言罪也

隨祝辭矯桓六年少師董成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曰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曹人夢疆哀七年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穆伯志牛昭四年穆子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

陳堙鄭井 襄二十五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

秦毒涇流 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晏子憂齊 襄二十三年齊侯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若不濟國之禍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太叔閔周 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城謳犀甲 宣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之曰睅其目皤其腹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誦狐裘 襄四年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

陽州名子 定八年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千畝命弟 桓二年晉穆侯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

閻沒置饋 昭二十八年梗陽人有獄其大宗賂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吾子必諫皆許諾饋入召之

比置三歎魏子曰何也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轅咺進醴 哀十一年轅頗為司徒國人逐之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

曹人致餼 桓十四年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魯公饋米 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晉守唐法 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曰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所謂度也今棄是度而為刑鼎民在鼎矣

魯秉周禮 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

捷中楯瓦 昭二十六年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

椒及鼓跗 宣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

簡子伏弢 哀二年鐵之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張侯援枹 成二年師

陳于鞌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靈右伯輿 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陳生怒而出奔

匡叛孫蘇 文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

越使罪人 定十四年句踐患吳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刑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吳用囚徒 昭二十三年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

僖恥懸胄 僖二十二年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

吳憾取屨 定十四年吳伐越越子禦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

東郭晳幘 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齊侯賞犁彌辭曰有先登者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

郤至跗注 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

何對牢禮 哀七年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

仲荅羽數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六卿命服 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

三師先路 成二年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趙孟視蔭 昭元年秦后子見趙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曰亡乎對曰何爲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駟不俟河 襄八年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董蒲勝既 宣十二年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宋兕尚多 見前城謳犀甲註

士魴易秦

襄十一年秦伐晉救鄭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屈瑕小羅 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鄧曼曰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

起視旗彊 昭二年韓宣子如齊納幣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

服相穀難 文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穆子名仇 見前千畝命弟註

惠男曰圉 僖十七年惠公在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之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

董狐罪盾 宣二年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齊史書杼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叛名齊豹 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齊豹爲衞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 盜書

陽虎 定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忽無大援 桓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

桓有內主 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衞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莒衞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

成季名友 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唐叔曰虞 昭元年子產曰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齊罪鮑牽 成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以告國武子夫人怒訴高鮑則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衞其足

鄭治強鉏 莊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刖強鉏君子謂強鉏不能衞其足

秦師小芮 桓四年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魯衆卑邾 僖二十二年邾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

之戎師敗績趙鞅作器見前晉守鑄法註子產鑄書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
詒子產書曰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文伯對曰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申
豐論雹昭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武
子求禮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殽烝武子私問其故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
之法孟僖講學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趙珠一簞哀二
十年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使吳王知之若何乃告于吳王吳王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晉
玉五瑴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圉犖蓋
門莊三十二年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
力焉能投蓋于稷門○省蘭曰此聯當作犖能投蓋舍猶援桷子之援桷襄二十八年嘗于太

公之亦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吳歸景伯哀十三年吳人囚景伯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何世有職
焉若不會宗祝將曰吳實然太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狄舍史
龍閔二年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
楚尹城郢見前郢守已小註梁伯溝宮僖十九年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札見南籥襄二十九年吳
公子札來聘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曠歌北風見前南風不競註圍殺蒍
掩襄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郤害伯宗見前伯宗好直註
穆伯爭娶文七年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子晳強聘
見前子晳委禽註癸惡識宗襄二十八年盧蒲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子不

避宗何也曰宗不余避余獨焉避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崔不辨姓襄二十五年崔
杼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秦伯增德文二年秦
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懼而增德不可當也隨侯修政桓六年隨
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揚干
亂行襄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陽魏絳戮其僕宋公違命文十年宋逆楚子勞
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
萬輦乘車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
其母一日而至虎戴蔥靈定九年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載蔥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又
以蔥靈逃奔宋三帥戍鄭僖三十年秦晉圍鄭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
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二禮仕邢僖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

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元請交贄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盟曰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
其不協而討其不庭戍欲弭兵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以爲名秦師無禮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
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楚政有經宣十二年晉師救鄭桓子欲還隨武子曰
善楚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軍無怨讟政有經矣
圍御野賜昭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旣聘將以衆逆子産使子羽辭請墠聽命令
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弓辭郊勞昭二年叔弓聘于晉晉侯
使郊勞辭慶鄭去濘僖十五年秦伯伐晉晉卜右慶鄭吉弗使乘小駟鄭人也慶鄭曰古者大
事必乘其産今乘異産及懼而變將與人易君必悔之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
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遂去之欒鍼掀淖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

漳欒書將戴晉侯魏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乃掀公以出于漳

晉庇衞賊 昭七年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衞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

魯賞邾盜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武仲曰是賞盜也

伯魯不學 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省蘭曰伯魯當作原伯

叔段失教 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稱鄭伯譏失教也

秦朱當御 襄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省蘭曰秦字誤此聯可作子朱當御孫黑辭行

鄭黑辭行 襄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

岡山用隱 昭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人乎

次睢執鄫 僖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

周卻請隧 見前晉啓南陽註

衞許假纓 成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衞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鄭未可間 僖七年盟于甯母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

晉難與爭 成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羔不踐難 哀十五年太子追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季子將入遇子羔出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

晏焉得死 襄二十五年公問崔子遂從姜氏閉門甲興遂弒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閔東莊禘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速也

文躋僖祀 見前新鬼故鬼註

胥攻大族 成十七年厲公將作難胥童曰

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患

爲去富子 莊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子良獨憂 宣九年楚子伐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伍員不喜 哀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羅稱姻妾 哀十五年良夫與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

克冒婦人 成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

皐比犯宋 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

虎皮奔陳 僖二十八年晉師陳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石言于晉 見前晉築虒祁註

神降于莘 見前虢聽于神註

賊惡無禮 文十八年莒太子僕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先大夫臧文仲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蔑疾不仁 襄二十五年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虞祀豐潔 僖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

隨牲肥腯 桓六年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平執伍奢 昭二十年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王使召之伍尚歸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懷殺狐突 見前突教之忠註

子西卵翼 哀十六年楚太子建之子曰勝在吳子西召之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申叔肉骨 襄二十二年薳子馮爲令尹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

之曰子三困我于朝何疾我也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宋文蜃炭 見前宋始用殉詁

敬嬴葛茀 宣八年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滕薛爭長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乃長滕侯

晉楚相先 襄二十七年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晉厲踊地 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

衛人叫天 哀十七年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宗魯斷肱 昭二十年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由于中肩 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

遷桃取成 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與州易原 昭七年子產爲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于樂大心

楚成不瞑 文元年太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荀偃猶視 襄十九年荀偃癉疽生瘍于頭卒而視不可含宣子曰視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

子期盟心 定四年王奔隨吳人從之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孟任割臂 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儀歎如棊 襄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衛太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

悼言異器 哀六年陳僖子召公子陽生立之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

可以二器二不匱君圭嬀亞宋襄十九年子魚子孔
宋子之子也圭嬀之孫也圭嬀宋子杜祁次季文十六年
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趙孟曰立公子雍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
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
仕諸
秦

奄唁臧堅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獲臧堅齊侯使夙
沙衛唁之堅稽首曰君賜不終姑又使刑臣
禮于士以札
扶其傷而死優盟拳彌哀二十五年公使優狡盟拳
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
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
齊遂孟速襄十六年齊
侯圍成孟鞫
子速徼之齊侯曰是
好勇去之以爲之名札遊子期哀十年楚子期伐陳
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
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
諸姜宗婦
楚取二姬僖二十三年鄭文夫人芈氏姜
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大饗子
來送葬

鄭饗罪夜出文芊送
于軍取鄭二姬以歸豹請相鼠襄二十七年齊慶封
不敬爲賦相
鼠亦不知也封昧茅鴝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
茅鴝亦
不知

狐庸通路襄十八年呉子使屈
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荀息假道
子藏首戈擊之首隊于前蹶而
陽之丞曰見他日見
晉侯監腦僖二十八年晉侯夢與
諸直與之言同
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
天速伐其
視於腎桐有事于
桑山輒其木不雨
官辦者猶拾瀋也于是
乎去之桑道還公宮
廢莠將立之辭曰無忌不
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
鄭早伐木襄二十九年司鐸火踰公
桑宮宮高父視至曰無備而
韓獻子
老襄七年晉
公族穆子有
崔成詩老襄二十七年齊
崔杼生成及
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而寡娶東郭姜生明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靈怒黿鼎宣四年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是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

斟憾羊羹宣二年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遺室孔姑哀十一年衛太叔疾出奔宋初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置于犂如二妻文子怒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

文姜懷嬴見前秦本晉匹註

楚武心蕩莊四年楚武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

吳王志盈哀十一年子胥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宋欲役薛見前宋徵于鬼註

僑請屬鄭襄卅年公毀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鄭

齊侯侵蔡僖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莒人入向隱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趙鞅自罰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

范匄能讓襄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僑幕九張昭十三年晉侯治兵于邾南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虎幣百兩昭十年晉平公卒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

定合昭墓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隱

改惠葬隱元年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衛命子郢哀二年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

晉立州蒲成十年晉侯有疾五月立太子州蒲以爲君

曾無粱矣哀十三年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

蕭有麴乎宣十二年楚子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

齊營班馬襄十八年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

楚幕有烏莊二十八年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求酒譖僖哀十六年衛侯占夢嬖人求酒于太叔僖子不得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闕弗去懼害乃逐太叔遺

乞肉怒邾定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春邾子在門臺閽以鉼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鑪炭爛遂卒

齊莊賜冠襄二十五年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

陳靈衷服宣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

秦人入鄀文五年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楚子滅六文五年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

鄭盟石門隱三年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

宋會瓦屋隱八年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齊怒公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晉懼君辱襄三年盟于長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鄭禳回祿昭十八年火作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鄘

晉卜臺駘昭元年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

蹇木已拱見前蹇叔哭師註

胥檟可材見前吳王志盈註

滕成多涕襄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

魯昭不哀 襄三十一年立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子頹樂禍 莊二十年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遍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

晉人幸災 僖十四年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幸災不仁

魏子與戊 昭二十八年魏獻子為政魏戊為梗陽大夫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

祁奚舉午 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對曰午也可于是使祁午為中軍尉

聲必復椒 襄二十六年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申能興楚 定四年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我必能興之

文霸一戰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民聽不戒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悼興三駕 襄九年晉侯謀所以息民行之朞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張旃猶御 成二年陳師于鞌郤克傷于矢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高偃且射 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洩爭路服 昭四年公使杜洩葬叔孫杜洩將以路葬季孫使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懷改璵璠 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

衎怨太叔 襄二十六年衛侯入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厲憾原繁 莊十四年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

賜不幸中 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竈亦多言 昭十八年

宋衛陳鄭皆火禆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可曰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范乘婦贄 襄二十三年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

盈載媵藩 襄二十三年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

邾執玉高 見前賜不卑中註

晉受瑞惰 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

桓日官失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哀司歷過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司歷過也

子猶受幣 昭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貨子猶子猶受之

無極取貨 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趙言可弔 昭八年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吉稱將賀 昭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吳木楚革 定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

鄭車戎徒 隱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僖四卜郊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昭再書雩 昭二十五年秋書再雩旱甚也

烏枝用劍 昭二十五年齊烏枝鳴戍宋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

魏舒毀車 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鹵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翟人去陳而薄之大敗之

胥伐舊門 見前胥死羊肆註

餘襲高魚 襄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邱奔晉遂襲我高餘

鄭徙主祏昭十八年火作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魯藏象魏**哀三年桓僖災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高固賈勇**成二年齊高固入晉師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冉猛客氣**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

變死爲福成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簡囚乃幸**僖十五年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遂使請戰簡子退曰吾幸而得囚**晉侯請隧**見前晉啓南陽註**楚子問鼎**宣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三國析郭襄十三年郭亂分爲三師救郭遂取之**七縣分祁**昭二十八年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商人貸施**文十四年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宋鮑饋詒**文十六年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陳桓施貸**昭十年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子罕貸饑**襄二十九年宋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輩簡用遠**定元年周輩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二年夏輩氏之羣子弟戕簡公**單獻任羈**昭七年單獻公棄親用羈冬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文倚無害定十三年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史鰌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矣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黶猶可免**襄十四年秦伯問士鞅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師爇負羈**僖二十八

年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褻僖負羈兵
尹炮郤宛昭二十七年貴無極謂令尹曰子惡將爲
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召鄢將師而告之
遂令攻郤氏且焚之折
遂自殺也國人弗焚令
于乾時我師敗績公
喪戎路傳乘而歸
鄭御追轉襄二十四年晉張骼
之使御廣車而行將及
鼓琴子尾欺晉昭二年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以其
子尾欺晉子更公女而更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
欺晉晉
胡受之公爲誣衍母僖
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
喜於陽穀而思于魯曰
兄其誣也久矣乃黜
之而以公衍爲太子
晉返汶陽成二年晉師及齊國佐盟于
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齊歸頃陰定十
年公

會齊侯于夾谷將盟齊人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兹無還揖對曰而
不返我汶陽之田者亦如之以用季櫝襄四年定姒
薨初季孫爲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之外匠慶用蒲圃之櫝姜取穆琴襄二年
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東門之
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葬
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
使醫緩爲之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
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如蠱榮叔歸賵文四年冬成風薨五年春王使榮
註
伯來金文九年毛伯衛
來來金非禮也
樂鉏來貨見前樂鉏註
魏子辭賄見前閻沒
置饋註
大戎小戎莊二
十八年晉獻公娶二女于戎大
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叔隗季隗僖二十三
年狄人伐
齊管如薨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
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愛何爲邑襄三十
年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皮欲使尹何爲邑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子產曰不
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
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惡朔授室
曰私雖不及公好不廢公
過患不去善義之經也
太子蒯聵適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
艾殺太子蒯聵之謂歟陽叔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
之證聽姬欬昭二十四年晉十殲牟逆叔孫于簡叔
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
乃殺之右顧
而笑乃止

會閱發烝見前會宴閱辭形鹽僖三十年王使周公閱
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鹽辭曰吾
何以堪之
衆公曰不義
不曜厚將崩桓寵秦鍼昭元年秦后子有寵于桓如
癸卯鍼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
魏子不足見前閻沒
適晉
置饋註
虞公無厭有玉虞公求

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
獻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秦師夜遁文十
二年秦行人夜戒晉師曰明日請相見也曳柴揚塵
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秦師夜遁午寨
宵爝定十年衛侯伐邯鄲午于寒
氏城其北門而守之宵爝
衛食至卅見前衛獻齊飲斷夜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
桓公酒樂公曰以火斷之對奔齊齊侯使爲工正飲
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天震夷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罪
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人火宣榭宣十六年成周宣
榭火人火之也
具車執餘襄二十七年胥梁帶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
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
遂執之二年荀吳略東陽使師僞襲
負甲以襲鼓者負甲
滅之孫子藥燕襄二十九年
之門外遂襲鼓
孫子藥燕曰夫子薨罪于君以在此猶燕之巢于
幕上君又在殯而可樂乎琴瑟齊侯穴鼠襄二十三年臧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齊侯見齊侯與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崔杼兼室　襄十九年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

衛疾二妻　見前遺室孔姞註

晉軍夾泜　僖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

楚師背酅　僖二十八年晉宋齊秦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

旝動奔陳　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

旗靡逐齊　莊十年齊師伐我曹劌請從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既克公問其故對曰我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吳居甬東　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

越保會稽　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魯繹去籥　宣八年經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晉飲徹酒　昭九年晉荀盈卒于戲陽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又飲外嬖嬖叔亦自飲也公說徹酒

昭萬二人　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

襄射三耦　襄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

虞下嬰妻　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

陳舍賈母　襄二十五年鄭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晉猶瘠牛　昭十三年晉會諸侯于平邱邾莒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請君無勤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

吳饕瘈狗　哀十二年吳徵會于衛子木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

二卿相惡　見前楚師六閒註

三師專行　楚師次于鄭聞晉師旣濟王欲還伍參言于王

曰晉之從政者新其三帥者專行不慶姜構急子十
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姜生急子
六年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宣公爲之娶于齊而美
公娶之生壽及朔夷姜以驪姬爲夫人姬謂太子曰
諸申生僖四年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姬謂太子曰
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壻與大夫魏與小臣小臣亦魏姬泣曰賊由太子
晉侯欲討秦師歸桓子請死晉侯使復其位許秦
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晉侯使復其位許秦
用孟明見前秦伯泉宮蛇妖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加先君之數
文柩牛聲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絰柩有聲如牛
隱會老桃隱十年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杏莊十三年春會于杏北杏以平宋亂
昭十七年晉侯使使居蒯如周請有事于繹
與三塗袁宏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

晉霸遂失定四年晉人假羽毛于鄭明日齊人始貳襄
或姊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
四年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僖十年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
無禮余得請于帝矣晉景不義見前晉厲
踊地註
晉傳及絳定十三年齊侯衛侯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
夫皆曰不可郤克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
數日而後及絳不能出河則我既濟矣必
不能出河則我既濟矣
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哀七年伐邾及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
范門茅成子請
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婚而去之齊師至則投
諸外師絕而登莒共公啓西
而出齊偪莒道吳
何入紀
初武城或有罔丁吳竟
拘者道之以佩衷止蔡定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
伐武城克之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
王子常欲之弗
與三年止之
寶劍弃虞見前虞公
衛子婦人哀二年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于鐵將戰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武叔丈夫 哀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淸季孫使冉求從于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

子元魚麗 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鄭翩鸛陳 昭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

絞小寡謀 桓十二年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

戎輕務進 隱九年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

朔 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襄再失閏 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員言報楚 見前申能興楚註

豹請伐晉 僖十三年晉荐饑使乞糴于秦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屯蔡九日 哀元年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

城沂三旬 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昭使望氣 昭二十年日南至梓愼望氣曰今茲宋有亂蔡有大喪

僖命書雲 僖五年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子西掩面 哀十六年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司馬藏身 定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而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可哉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曹彊獻雁 哀七年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

鉏商獲麟 哀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跋

吳化龍左氏蒙求一卷朱雞尊以爲佚而此間有刊本行焉第其每句夾註某公某年者恐係後人所攙然是冊原不過供童蒙之求故姑存以便檢尋刊本改題曰左傳比事今復其舊名化龍元人以爲明人者誤庚申涂月五莫天瀑識

匡謬正俗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吉浦　胡勳恭　贊唐校

顏師古鴈師古名籀以字行京兆萬年人隋仁壽中薦授安養尉唐高祖入關授敭煌公府文學歷祕書省宏文館學士卒謚戴所注漢書急就章顯於時

序

唐祕書監顏師古貞觀中與國子祭酒孔沖遠同定五經正義師古更承其叔父游秦之業注漢書一百卷當時稱爲班氏功臣又以世俗之言多謬誤質諸經史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而正之謂之匡謬正俗未成而卒永徽中其子揚庭編爲八卷上之奏勅錄付祕閣其中所引典籍及諸家訓詁多上世逸書言辨而確可資後學見聞蓋唐人估詩賦而師古沖遠獨畢力于經史近代采唐人之詩者無慮數千家二君者顧不預焉用知古人學有專門不尙兼長今人經史詩賦事事求工而身後遺書不免蔑如之歎讀是書可以知所務矣宋時雕板避諱作刊謬正俗元明以後未見刻本爲校而行之以廣其傳改刊爲匡存本書之舊師古名籀以字行故漢書及此書結銜並稱師古云（案孔穎達新舊唐書傳俱作字仲達此稱沖遠不知所據何本）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進表

臣揚庭言臣聞纖埃不讓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渤所以紀地況乎業隆學海義切爲山庶進簣於崇高思委輸於潤澤恭惟皇帝陛下誕膺睿圖光臨大寶隆周比迹遠邁成康炎漢儔功近超文景時和玉燭龍圖鷹於長河道包金鏡龜書浮於清洛收羽林之蠹簡俾蓬山采汲家之舊文咸歸延閣一言可善屢動宸衷九術不遺每回天聽臣亡父先臣師古嘗撰臣謬正俗蒙草纔半部帙未終以臣墨犯幽靈奄垂捐棄攀風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及陸岵增哀臣敬奉遺文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部百氏紕繆雖未可窮六典迂訛於斯矯革謹齎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震悚永徽二年十二月八日符璽郎臣顏揚庭上　勅旨顏師古業綜書林譽高詞苑討論經史多所匡正前件書發明故事諒爲博洽宜令所司錄一本付祕書閣仍賜其子符璽郎揚庭絹五十匹永徽三年三月十五日中書侍郎來濟宣

按顏揚庭表以爲蒙草纔半部帙未終則知是書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於上然所引論語尚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記後蜀標朱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字數首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以知正是屬蒙之際偶爾標題未皇緒正除史記乃是論史記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尚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陂宋書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既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必有闕文受授字下乃是謂壽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益知非當時定本顧其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

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似未失也禪謀謀於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春秋何焯校本作傳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正言正俗而曰公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潘岳賦頼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免爲勉但拘於聲韻易左氏語以孳合懋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唯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此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眞矣毅研二釋頗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卽掘强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毅研夫毅乃毅師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乎從而求其義則過矣應辰從外舅借是書因記所疑于後云紹興十三年八月晦汪應辰書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余考之其失自揚子雲始（按李善文選注）薛君章句云吉甫新廟奕奕奚斯所作也子雲之語蓋亦各有家法子雲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奚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于太師并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是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僖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於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自也甲戌十二月望日書

卷一目錄 論語 攘風架夾籩甲
背 溥衡忉 矜央號享齎莫
卷二 尚書 豜御獸夾闕惟烏乎
卷三 禮記 奉拾禹宇正區曲禮注宇作雨所見本異
予葬離祝五方之兵殺禓擅
辟溫蜻蜓卵有孽不至素食
卷四 春秋 俘肉食寺人鷸軒王夫
閑閎 草創
卷五 史記 漢書 尚赦令緻遁巡游
衣郎署便面杜非一葬阡桓

辟彊 閼氏 提 陂池 揚豫 計偕
戎昭果毅 宋書 熹 錫鉄 嵩艾
卷六 坼 副 擺 恫 洋 畧刃 骾 宋
什器 猱 綯 貤 跌 俾底 剛扛 欠
木鍾 若柯 楊椎 鍬 埒 聆 詣議
名字 複名 嬿 草馬
卷七 反 褫 怠 兎 黃巷 隸齒 尸韓
彡髟 奚斯 假 歌 渚 河穢 上激
中兎 彝 暴上 斡筦 貫 振 池
遭 湯圉 幾頭 怒 毀研 差 兩量 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估

卷八　受授　西番　句鉤　斃　逢　縣寰

苟　鄙人　被靡　摹姑　砢麽　骨鹿　歷底

門限　替　樂石　亨　迴　上下　孟仲叔季

一扃　示　仇　愈　舍　飭　陵遲　獻　左氏

傳　禽　關雎　殊死　抉目　無恙　圈稱

嬰與　稻秫稷　沙苑　苦菜　倉米　羹臛

論語公冶長篇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何本作也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修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至於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故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並其義也而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情性並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違經背理緻文之士咸作此意用之大爲紕繆若言夫子之言不可得聞者論語二十篇所述夫子言語何從而得又不應語弟子云予欲無言

攘或問曰論語云直躬之父攘羊注云攘盜也何以謂盜爲攘更有何義荅曰按爾雅云攘仍因也書云敍攘

矯虔卽其事也

風毛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今人讀云風以動之不作諷音案此蓋序釋風者訓諷訓教諷刺謂自下而上教化謂自上而下今當讀云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

架詩鄭氏箋云鵲之有巢冬至加功至春乃成此言始起冬至加功力作巢蓋直語耳而劉昌宗周續等音加爲架若以構架爲義則不應爲架功也周續之可稱周去民字也蓋表止時避廟諱耳

夾又詩傳曰山夾水曰澗此引爾雅正文言兩山夾水名之爲澗居然可曉而劉周之徒又音夾爲頰於義無取亦爲專輒

搯問曰廊詩墻有茨篇云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毛詩傳云讀抽也抽是何義荅曰讀止謂道讀之讀更訓爲抽翻成難曉按許說文解字曰籀讀也從竹留聲籀卽古抽字是以籀或作篇此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此當言讀籀也不得爲抽引之義又左氏傳云

其篆曰專之渝其篆曰士刺羊之類字雖爲篆音訓皆作箱疱謂讀下筮卦篆之辭也

〔甲〕衛詩芄蘭篇云能不我甲毛詩傳曰甲狎也毛公此釋蓋依爾雅本訓而徐仙民音徐邈音甲爲狎案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詈猶數字訓厭葛覃篇云服之無斁豈得讀云服之無厭乎若以甲有狎音假借爲字者不應方待訓詁始通其義也

〔背〕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溥〕鄭詩野有蔓草篇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爲溥字讀爲團團之團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兗反此字本作霌或作溥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兗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木非團義矣下云零露瀼瀼者豈復亦論其從橫之貌乎

〔衡〕齊詩南山篇云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禮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衡則橫也不勞借音而徐氏並音爲橫皆失之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忉甫田篇云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叙憂慘之情多爲忉怛王仲宣登樓賦云心悽愴以感發意忉怛而憯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忉字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或變爲忉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爲忉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

矜小雅鴻鴈篇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徐仙音矜爲古頑反案此詩當音言發及矜人哀此鰥寡故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則收斂之使有依也舜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鄭箋釋之正得其理而徐氏讀矜爲鰥既無所憑大失本旨

央庭燎篇云夜未央傳云央旦也鄭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並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且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央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即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渠云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

者不曉其意

(號)北山篇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從上及下句句相韻叫號者猶言諠呼自恣耳非必要謂號咷之號毛傳云叫呼號召也而徐仙乃音號爲呼到反今讀者遵之亦甚非也一本無甚字

(享)楚茨篇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鄭箋云享獻也又信南山篇云享于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義並同此自可曉而徐仙並音享爲許亮反未審其意

楚茨又云祖賚孝孫毛傳云賚予也徐仙音賚爲來亦所未詳

(莫)大雅皇矣篇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毛傳云莫定也鄭箋云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又桑柔篇云瞻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喻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也而末代文士引求民之莫以屬辭者改莫爲瘼從而釋之云求瘼謂其疾苦耳至乃呼刺舉宰牧爲求瘼既易本字妄爲臆說安施失所比喻乖方相承用之曾無覺悟雖采酌經詁而大違厥旨亦爲巨謬

匡謬正俗二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婁縣 張長庚 希白校

顏師古篤

尚書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煩文不能專一將生異說故刪定之耳此數句文對者明甚爲易曉然後之學士輒改之字居者字上云覽之者不

雖大意不失而顛倒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爲妄矣今有晉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不一又云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蓋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爲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卽是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爲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復隸古定不爲古字也

易 古文 籀字 商書湯誓 古誓 云予則孥戮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四奴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一無四字）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贊六及至困戹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

御周書牧誓篇云弗御克奔以役西土（馬融作弗禦徐音各從其家法耳）孔安國注云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徐仙音御爲五所反按御旣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御商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于天詩鴛鴦云百兩御之訓解亦皆爲迎徐氏並作音訝何乃牧誓獨爲禦音又與孔氏傳意不同失之遠矣

曇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曇孔安國注云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徐仙音曇爲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許氏說文解字云曇犛也字林曇音火又反獸字從曇從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曇於後始借畜養字爲耳且曇獸類屬不同曇者人之所養獸者是山澤所育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較然可知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可言歸獸放者既是馬牛當依曇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即

呼爲獸且堯與云鳥獸孳尾鳥獸毛毨鳥獸希革鳥獸氄毛旅獒云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作獸字不作曇也何獨武成一篇以曇爲獸斯不然矣

夾多方篇云爾害弗夾介又我周王以享天之命孔安國注云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徐仙音夾爲協按夾既訓近當音陜不得讀爲協也

閑賚誓序云費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一作尸並興東郊不閑不閑馬融作不闕孔安國注云徐戎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閑徐仙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

詁閒古閑字閑古關字但關既訓閑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關爲開亦猶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孔安國注云致法謂誅殺也豈得卽音辟爲法乎此例多矣

惟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尚書變爲維者同音通用厥義無別又詩云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亦是辭語之助與書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於理無別然今文學之士不詳立語之體古

今字變因爾穿鑿妄生義理製冊文哀誄祭文其間首云維某年月日者既不爲惟字自作釋云此字是發語辭一篇之首故爲綱維之字又言宗子維城謂藩屏維翰連城之義耳乃呼帝子弟爲王者爲藩維既無所據不知本是助辭大爲謬矣譬若詩云維師尚父番維司徒維彼哲人此類多矣皆爲維字豈連繫之義乎且爾雅云伊維侯也三者並發語之辭詩云伊其相謔我罪伊何伊子胡底侯誰在矣侯蒸並與維同義寧當更有別說斯不然矣

烏乎嗚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其語備在詩書

不可具載但古文尚書悉爲於戲字今文尚書悉爲嗚呼字而詩皆云於乎字中古以來文籍皆爲嗚呼字文有古今之變義無美惡之別末代文字輒爲體例若哀誄祭文卽爲嗚呼其封拜册命卽爲於戲於讀如字戲讀爲羲謂嗚呼爲哀傷於戲爲歎美非止新有屬綴設此二端乃亦諷讀舊文分爲兩義妄爲穿鑿不究根本按大雅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豈非傷王不知善否乎周頌云於乎前王不忘非美先王之見稱頌乎五子之歌云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此卽哀傷之語允征云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此卽褒美之辭何以各別爲字也且漢武册命三王文皆曰嗚呼此等哀傷之義舉其大意斷可知矣且許氏說文解字及李登聲類並云於卽古烏字耳

音取

奉 文云奉長者之手入戶奉扃奉席如橋衡凡如此例奉者皆謂恭而持之於義足了今皆讀爲捧音敷奉反

不可具載但古文尚書悉爲於戲字今文尚書悉爲嗚呼字而詩皆云於乎字中古以來文籍皆爲嗚呼字文

藝海珠塵

南滙吳省蘭泉之輯

巴陵方功錦黼堂校

匡謬正俗三

顔師古撰

禮記曲禮云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鄭元注云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此義較然可曉而徐仙音取於人爲娶浪假借矣（一本娶作聚）

奉 又云奉長者之手入戸奉扃奉席如橋衡凡如此例奉者皆謂恭而持之於義足了今皆讀爲捧音敷奉反

亦浪爲假借也

拾又云拾級聚足此言升階歷級每一級則並足然後更登也拾者猶言一一拾取而鄭康成讀拾爲涉近乎穿鑿

禹宇正區或問曰曲禮云禮不諱嫌名鄭注云嫌名謂禹與宇正與區其義何也荅曰康成鄭君此釋蓋舉異字同音不須諱耳區字既是故引爲例禹宇二字其音不別正之與區今讀則異然尋按古語其聲亦同何以知之陸士衡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云魏魏皇代奄宅九圍帝在在洛克配紫微普厥正宇時罔不

綏又晉宮閤名所載某舍若干區者列爲正字則知區正音不別矣且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爲正亦古之遺音也今之儒者不曉其意競爲解釋或云禹宇是同聲正區是聲相近二者並不須諱並爲詭妄或云宇禹區正並是別音相近乃讀禹爲于舉反故不須諱並爲詭妄不詣其理區雖文諱辨引此作甌字之右廣入多作斥甌字或作嶇亦作岖

予鄭元注曲禮下篇予古余字因鄭此說近代學者遂皆讀予爲余案爾雅云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此則予之與余義皆訓我明非同字許慎說文予相推予也余詞之舒也既各有音義本非古今字別詩云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又
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
將伯助予又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
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雲漢篇云羣公先正則不我
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
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君回翔兮
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又
曰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
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歷觀詞賦予無余
音若以書云予一人禮曰余一人便欲通之以古今字

至如夏書云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豈得便言台余古今
字耶邶詩云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豈得又言卬我古今
字乎(屋)檀弓云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葬謂葬處而乃
讀葬爲藏才浪反亦爲穿鑿
(離)月令云孟春之月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
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鄭康成注云離
讀如麗按易之離卦彖辭曰日月麗乎土麗乎土土字
王肅本作地今云宿離不忒宿即星辰離則日月
蓋覆上言星辰日月耳更無別義居然可曉何爲改離
作儷若然者離卦亦可以變爲麗卦乎

祝曾子問曰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康成云聲噫歆警神也此蓋解聲三者謂三稱噫歆然後言某之子生耳而徐仙之徒並音祝爲噫之反又學者相承遵之並大誤也

五方之兵文云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鄭康成注云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接黃帝素問及淮南子等諸書說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劍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鎩蓋謂隨方色衣其衣執其兵以救耳

殺郊特牲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鄭元注云慶父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殺二君而死也又按殺讀爲降殺之殺謂衰弱也此言大夫不當饗君自三桓已來大夫強而君弱是以有君就饗于大夫者耳此一段禮文相承躡總論饗覲之事故其下總云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相貴以等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不言誅戮之事安取其鴆牙殺慶父哉

楊又鄉人楊簡孔子朝服立于阼階鄭元注云楊强鬼也謂時儺索室驅疫逐强鬼也楊或爲獻或爲儺而徐

仙音楊爲儛今讀者遂不可言楊亦失之也

〔羶〕又云既奠然後燔羶合羶蕭此言蕭燔以脂合黍稷燒之羶者脂氣蕭者黍稷氣於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爲馨聲之誤亦爲迂曲矣

〔辟〕又云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康成解云辟讀爲弭謂弭災兵也按辟當讀爲辟邪惡之辟直云辟災兵義自可曉無煩假借

〔溫〕內則云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鄭康成注云溫藉也承尊長必和顏色也案直云柔和顏色以溫悅尊者之心不當改讀溫也

〔嘯〕又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鄭康成注云嘯讀爲叱嫌有隱使也案嘯者謂若有所召命密相諷誘若齊莊撫楹而歌耳何爲乃云叱乎詩云嘯歌傷懷念此碩人即其義也

〔蝸〕又云蝸醢而苾食蝸者羸之類耳而徐仙等音蝸爲羸亦未爲達

〔卵〕又曰濡魚卵醬實蓼鄭康成注云卵讀爲鯤也案卵者魚卵即是魚子不勞改讀爲鯤魚子也

〔有〕又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直謂五帝養之爲法其德行而不乞言三王既憲法而有乞言之禮鄭康

成乃讀有爲又蓋亦不勞假借也

〔孳玉藻云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孳鄭康成云孳當作枿枿聲之誤也按孳者是庶孳既非適子故自云孳不當言枿枿者斷而復生豈人子之所宜自稱乎

〔不至〕坊記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康成注云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恭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按不至者謂淫佚之風女雖未嫁已從奔誘及壻親迎猶在他室而不至焉按陳詩東門之楊序曰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期而不至即其事也康成詩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爲得其義何爲注禮乃更妄生異說豈非矛盾之論哉

〔素食〕喪服傳記云既虞飯疏食水飲既練食菜果飯素食鄭康成注云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案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禮家變節漸爲降殺始喪三日不食卒哭之內朝夕各一溢米爲粥而已既虞

疏食水飲疏食謂麤疏之飯單率之菜食不復粥又非止一溢也既練遍食菜果酸醎但無酒肉之屬既除喪始食乾肉飲酒然後乃復平生時食耳此是禮經明文安得始練便復平生故食乎又班書霍光傳載光奏昌邑王過失云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王莽傳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幸以時食肉據此益知素食是無肉之食非平生食也今俗謂桑門齋食爲素食蓋古之遺語焉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通道　吳大恕　近之校

匡謬正俗四

顏師古纂

春秋旂者旌旗之旂字從从音偃訓與旒同桓二年臧哀伯云鞶鬲旂纓是也學者不解其本讀旂爲旒浪爲假借徐仙亦作旒音況其他乎

侄莊六年經書齊人來歸衛侯傳言衛寶公羊穀梁經並爲寶杜預注云疑左氏傳經誤案爾雅云侄取也書

序云遂伐三腰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俘卽是人杜氏之說爲不通矣

肉食莊十年曹劌之鄉人謂劌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對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此鄉人見劌欲論軍所以諫云卿大夫自當謀之非卑淺者所當關預劌卽荅云當今卿大夫識見鄙薄未能遠謀我所以須見君論之耳而今流俗皆謂凡是食肴者卽合志識昏蔽心慮憒濁不堪謀事故須蔬食菜羹襟神明悟爲之也至乃遽相戲弄以爲口實不亦謬乎

寺人寺人者內小臣在壺闈庭寺之中謂閹人耳詩云寺人孟子左傳云寺人披寺人貂之類是也侍人者謂當時侍衞於君不限內外猶言侍者耳左傳云侍人賈舉侍人僚相之類是也近代學者不詳其義皆讀寺人同爲侍人斯則失矣至如仲尼居曾子侍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豈得謂閹豎乎

鵷雛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鵷冠杜預注云聚鵷羽以爲冠非法之服也鄭伯聞而惡之杜預注云惡其服非法之服也使盜誘而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云彼已之子不稱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按鷸水鳥天將雨卽鳴卽戰國策所稱鷸蚌相謂者也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此其證也鷸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亦因鷸音轉爲術字耳非道術之謂也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圖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誘殺之若直以鷸羽飾冠自爲不正之服何須畏惡而遣殺之若直謂出見殺又不應云服之不衷且傳言楚子翠被益知聚字非屬冠也或者自君子曰以下非正明本傳後人不曉鷸冠之議妄加增之而杜氏之釋從而僻其義也

軒偃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注曰言其無德居位者多矣故責其功狀也按昔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聞其駢脅薄而觀之晉文懷恥以爲深怨今既乘勝志在報雪尚託公義故先責不用負羈而乘軒者衆因曰今我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蓋嗤弄之言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豈責乘軒功狀乎獻狀令曹伯自書其罪狀其容狀近乎兒戲矣薄而觀之猶後世供狀耳若云來獻亦自簒解作迫

王夫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庚午日生故名庚字子午耳辛壬同是十幹若以辛生則不得名壬若以壬生則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壬夫不宜穿鑿改易爲壬也譬天王之弟佞夫孔氏之宰渾良夫冶區夫之屬各自有義豈曰配日辰乎

閒閎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

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閎門也徐仙閎音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內迫近又有墻垣之限閎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櫪也左傳曰高其閈閎按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逞者即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閈閎門也又高爲門戶非關止盜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

蓋是門既不大而止庳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産爲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閎與門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之未爲允當

草創襄三十一年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而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按論語稱孔子云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是謂裨諶發慮創始爲之辭意世叔尋討而論敘之子羽子産修飾潤色然後成耳草創者猶言草昧蓋初始之謂矣又曰草者藁草亦未成之稱安在適草野則能在都邑則不就若然者討論豈尋干戈乎潤色豈加膏澤乎此亦是後人所加非正明本傳也

匡謬正俗二五

顏師古籀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湘鄉 張鉞 黼文校

記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敘一卷揔歷自道作書本
意篇篇則皆有引辭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世家爲此事作某列
年表爲此事作某書爲此事作某傳子長此意蓋欲比擬尚書敘耳卽孔安國所云書序
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揚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傳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言之目篇篇皆引辭云撰某篇亦其義也及班孟堅爲
漢書亦放其意於序傳內又歷道之而謙不敢自謂作
者避於擬聖故改作爲述然叙致之體與馬揚不殊後
人不詳乃謂班書本贊之外別更爲贊遞重申褒貶有
所歎詠摯虞揆流別集全取孟堅書序爲一卷謂之漢
述已失其意而范蔚宗沈休文之徒撰史者詳論之外
別爲一首華文麗句標舉得失謂之爲贊自以取則班
馬不其惑歟劉勰文心雕龍雖曉其意而言之未
盡按南史劉勰字彥和此云軌思未詳按勰後出家改名慧地俟再考

漢書高紀云大澤之陂按孔安國尚書傳曰障水曰陂

尚書傳泰誓作澤障曰陂小顏漢書注蓄水曰陂然則陂者本因隄防壅遏故得名耳大澤者地形之總名陂者是隄防之指號蓋謂當時之媿於大澤之內陂塘止息流俗乃云防是水中不得止息強讀爲陂失其意也按防是水中疑作陂強讀爲陂疑作防

尚書惠紀云尚公主易曰得尚于中行王弼注云尚猶配也說者云尚者主也引尚食爲類或云尚者掌也謂守掌之皆非其義公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不可以主掌爲
禰祢說是也

赦令哀紀云甲子詔書非赦令皆除之按哀帝初用夏賀良言改年定歷下詔施行其事并開恩惠赦宥罪人

後知賀長詭惑收正其事係舊歷追悔前非但所赦人不可更覆與罪所以云甲子詔書除赦令以外歷及刻漏事一皆除之耳蓋言甲子詔書除是赦令摠遣除之今書本令字或作他言赦令以外其他餘事皆改除之兩讀爲得

繩貨志云藏緡謂緡貫錢故摠謂之緡耳又云算緡亦云以緡穿錢故謂貫爲緡也而後之學者謂緡爲錢乃改爲鏹字無義可據殊爲穿鑿按孔子云四方之人緡負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繈褓耳豈復關貨泉耶

逡遁賈誼過秦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爲巡字當音詳遵反此言九國地廣兵强相率西嚮仰形勝之地扼函谷之關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險固無懼敵之心不加距閉開關而待然九國畏憚自度無功持疑不進坐致敗散耳後之學者既不知遁爲巡字遂改爲遁逃因就釋云九國初見秦開關謂其可勝所以率兵來攻忽見秦人開關各懷恐懼遂卽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賦云或開關而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斯爲誤矣若見秦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關遁逃而走卽應大被追躡覆軍殺將豈得但言不敢進而已乎且書本好者今猶爲逡遁不作遁逃也

游衣叔孫通傳曰高帝寢衣月出游高廟言高寢之衣冠一月一備法駕出游於高廟耳隨越國公楊素行經漢高陵詩云芳春無獻果明月不游衣觀其此意謂月出之夕乃游衣冠此大謬按寢衣月出游漢本紀衣下有冠字宜補

郎署馮唐傳云文帝輦過郎署見馮唐而問之郎者當時宿衛之官非謂趣走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猶言曹局今之司農太府諸署是也郎署並是郎官之曹局耳故劉孝標辨命論云馮都尉皓髮於郎署而今之學者不

曉其意但呼令史府史爲郎署自作解釋云郎吏行署文書者故曰郎署至乃摘翰屬文咸作此意失之遠矣

便面張敞傳云自以便面拊馬按所謂便面者所執持以屏面或有所避或自整飾藉其隱翳得之而安故呼便面耳今人所持以自蔽者惣謂之扇蓋轉易之稱乎原夫扇者所用振揚塵氛來風卻暑鳥羽箑可呼爲扇至如歌者爲容專用掩口侍從擁執義在障人並得扇名斯不精矣今之車輦後提扇蓋便面之遺事與案桑門所持竹扇形不圜者何平而下圜者形上衺本作

〔杜〕西域傳云當爲杜置心不便按杜者撐杜之名本音竹羽反杜物之本因謂之杜竹貝反曾靈光殿賦云漂巍峨而枝柱此音是也車後柱木呼爲車杜其義亦同置者安設之名言杜置者謂自安置支杜他人今江南俗呼人自高抗矜持爲自杜置今此言車師國見徐普於其側近杜置恐被侵拒故心內以爲不便耳安在其取椽柱而置於心腹中乎義既乖刺語又析破失之遠矣朱雲連杜五鹿君豈復齎椽自隨乎

〔非一〕揚雄敘甘泉宮云遊觀屈奇瓌瑋非木摩而不雕墻塗而不畫此言既甚屈奇瓌瑋不合於上古之世摩而不雕塗而不畫椽不斲者猶然而後人輒於非字下加一字讀云瓌瑋非一竟不辭下句直云木摩而不雕是何言歟

〔葬〕酷吏傳長安中歌云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荀卿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已固三軍已強說苑云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之爲谷君子無侍僕江河乾爲阬正冬采榆桑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王死而不葬據藾而言則葬字有臧音前禮記中一則辦檀弓葬讀爲藏爲穿鑿疑檀弓亦有所本

〔阡〕原涉傳云涉父爲南陽太守死涉讓還南陽賻送由是顯名涉自以爲身得其名而先令先令何本作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曹氏謂其道阡民謂其道阡何本作涉慕之乃買地開立表署曰南陽阡陌

〔桓〕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郡縣所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陳留漢書言桓注作陳宋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也說文云桓是亭郵表也東京賦云迄于上林結徒爲營叙和樹表司鑪授鉦叙此也

軍之正門爲和樹表設牙形以表之

〔辟彊〕外戚傳留侯子張辟彊前賢亦無釋而學者相承讀辟音如珪璧之璧彊爲彊禦之彊彊禦何本作彊梁作意解云能弭辟彊禦猶言辟惡邪辟兵之類是也東齊僕射陽休之爲兒制名亦取此義按賈誼新書云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若如賈生此說辟當音爲開闢之闢彊當音爲疆場之疆楚有還啓疆亦其例也古單用字多有假借不足爲疑又漢濟南王名辟光世人亦讀爲璧復解釋云

辟君也恐此亦當取開闢之義爲勝自有兩義留侯之可也可以理斷與齊君楚臣僭擬安作偪以別矣宋有王辟强字弱侯

閻氏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妾作閼氏言可愛如烟支也閼字於言反想足下先作此讀書也按史記及漢書謂單于正妻曰閼氏猶中國言皇后爾舊讀音爲支此蓋北翟之言自有意義未可得而詳也若謂色象烟支便以立稱者則單于之女謂之居次復比何物且閼氏妻號非妾之名未知習生何所憑據自謂解釋

提凡言提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爲率耳後之學者不曉輒讀提爲隄著述文章者徑變爲隄字云揔其隄

防封界故曰提封按封籍之體止舉大數定其綱陌其言封者譬言堠埻以知堠歟何待堤然始立畔乎正當依其本字讀之不宜曲生異說也又隄防之隄字並音丁奚反江南末俗往往讀爲大奚反以爲風俗恥作低聲不知何所憑據轉相放習此弊漸行於關中其提封本取提挈之義例作低音而呼隄防之字即爲蹄音兩失其義良可歎息傳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苟不明練豈宜臆說以誤將來

陂池東觀漢記述光武初作壽陵云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爲山陵陂池載令流水而已按陂池讀如弔二世

賦登陂陁之長坂凡陂陁者猶言靡陁耳光武言不須如前世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陁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墊壞耳今之讀者謂爲陂池令得流水此讀非也

〔楊豫〕謝承後漢書楊豫傳云豫祖父惲封平通侯惲子會宗坐與臺閣交通有罪國除家屬皆徙酒泉郡又載豫上書乞還本土其辭云臣祖父惲念安社稷忠不避難指刺奸臣實心爲國遂致死徙按班書楊敞傳其載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惲與長樂皆免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營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書諫戒之惲內懷不服報會宗書辭語不遜宣帝見而惡之惲坐腰斬妻子徙酒泉郡此惲先失爵位然後被誅妻子被徙據敞傳及豫上書數說皆同更無所異安得有子名會宗襲爵國除被徙事乎謝氏既不詳其本稱引會宗尤於故實又自載豫上書與敘事相背交爲矛盾不一而足

〔計偕〕凡職事立稱當依義理若遵古昔須得其衷班書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此言所徵之人縣別給食令上計之使俱詣京師耳而晉朝謂計簿爲計偕意欲酌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故實乃所以彰其謬陋變偕爲階了無義旨

戎昭果毅〕左氏傳曰戎昭果毅而江南陳國制立官名有戎昭言理戎之禮須明果毅而江南陳國制立官名有戎昭將軍果毅將軍此亦不經之甚譬易稱師出以律豈可便置師出將軍乎果毅猶可戎昭謬矣

宋書宋高祖弟道鄰道規二人同以道爲名而鄰規各有別理史牒誤爲憐字讀者就而呼之莫有知其本實余家嘗得宋高祖集十卷是宋元嘉時祕閣官書所載道鄰字始知憐者是錯原其立名既有道規卽應頗存義訓不應苟取憐愛而已

〔熹熹熾盛也音與僖同故後漢趙熹字伯陽取此義耳末世傳字誤爲喜字讀者不救因呼爲憙宋高祖婦之兄弟臧熹昆季二人名從火喜亦音僖今人又謬爲憙制字而讀之爲喜皆失其意沈約撰宋書乃更爲憙制字以配欣喜之名是穿鑿也余家所得宋高祖集作臧熹字此明驗也且喜下施心是好憙之意音虛記反不謂之熹也

〔錫趺〕錫趺二字何本作鈇此本目中亦作鈇字疑誤蕭子顯齊書云太祖在淮陰理城得古錫趺大數尺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太祖曰

卿勿妄言而顧野王撰符瑞圖據子顯齊書錄此一條錫趺謂錫玦亦具寫子顯書語但易趺字爲玦字乃書作玦形按此趺者謂若簨簴之趺今之鐘鼓格下並有之耳故其大數尺而有篆文安有論玦大小直云數尺爲道廣狹爲舉麤細乎又玦之體狀若半環以何爲上以何爲下而云下有篆字此之疎謬不近人情野王之於子顯年載近接非爲遼負且又趺之與玦形用不同若別據他書容有異說蕭氏乖戾則失不在顧矣豈書本乎

蒿艾齊書又云紀僧眞夢蕭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按爾雅云蕭一名荻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禮祈用合脂爇之以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之用灸病者二草名既不同類區別本非一物較然易了設使齊高謬談取會一時之應子顯不當著於史籍以誤將來學者詩云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此之三章蓋詩人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歷言葛也蕭也艾也以爲興喻故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綌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療疾豈得又言葛與蕭艾惣爲一物乎卷內以艾饗神以灸病斷可知矣

匡謬正俗六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寧遠 楊登訓 聽彝校

顏師古纂

坼或問曰俗呼檢察探試謂之覆坼坼者何也荅曰當爲覆遑音敕角反俗語音訛故變爲坼耳按晉令成帝元年四月十七日甲寅詔書云火節度七條云火發之日詣火所赴救御史蘭臺令史覆遑有不以法隨事錄坐又云交互遑覆有犯禁者依制罰之遑者謂超踰不

依次第令所云覆坼亦謂乍檢作否不依次歷履行之以其出不意耳今謂董卓爲董磔故呼逴亦爲坼是其例也

副副貳之字副字本爲福字從衣畐聲廣韻四十九宥一福今作副今俗呼一襲爲一福衣蓋取其充備之意非以覆蔽形體爲名也然而書史假借遂以副字代之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字或作疈詩云不坼不副周禮有疈辜並其正義也後之學者不知有福字翻以副貳爲正體副坼爲假借讀詩不坼不副乃以朱黜發副字已乖本音又張平子西京賦云仰福帝居東京賦云順時服而設副並爲副貳傳寫訛舛衣轉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薛綜注云福猶同也从示不復可聞於傍鄉徐廣引副藏也亦當从衣○後人多不讀此書宋齊二書樂志中承用平子郭茂倩樂府亦然

揋淫揋亂樂按揋者非法之曲不正之音爾非謂水中揋罷之聲也又張平子東京賦云咸池不齊度於揋咬而衆聽疑惑豈謂揋罷之聲乃與咸池相似乎是知淫樂之聲矣

恫今太原俗呼痛而呻吟謂之通與何荅曰爾雅云恫痛也郭景純音呻恫音通亦音恫字或作侗周書云痌

瘰乃身並是其義今痛而呻者江南俗謂之呻喚關中
俗謂之呻恫音同鄙俗言失恫者呻聲之急耳太原俗
謂恫嚇云通此亦以痛而呻吟其義一也郭景純既有
呻恫之音蓋舊語耳何本恫音通亦音恫注云疑作亦
侯考文字或作侗音痛按文義應作恫音通亦音恫
何云侗疑作痛
洋作詳　本洋　問曰今山東俗謂衆爲洋何也荅曰按爾雅
云洋觀衆邪多也
畧刃　問曰俗於礪山出刀子刃謂之畧刃有舊義否荅
曰按爾雅云劉畧利也張揖古今字詁云古作畧一本
作䟽未知孰是此則礪刃使利故稱畧刃耳

骭　問曰俗言溼爲塌塌言溼意乎荅曰按爾雅云
文解字云骭骨間黃汁也字林音丑尼反然則骭是骨
間汁故呼溼爲骭耳不當爲塌裂之字
寀　或曰寀寮也別有異意乎荅曰按爾雅云寀寮官也
郭景純注云官地爲寀寀同官爲寮此則謂卿大夫因官
而得食地故謂之寀地耳但古之經史采菜相通菜蔬
字頗亦爲采文采之字多或作寀非獨地也今之學者
見謂之采地字上或加草便爲給地以種菜更朋於俳
說焉
什器　或問曰生生之具謂之什器什是何物荅曰此名

原起軍戎遂謂天下通稱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一什之內共有器物若干皆是人之所須不可造次而廢者或稱什物猶今軍行戍役工匠之屬十人爲火一火內共畜器物謂之火幕調度耳

猱或問曰今之戎獸皮可爲褲者古號何獸何以謂之戎荅曰按許氏說文解字曰夔貪獸也李登聲類音人戎荅曰按許氏說文解字曰夔仰木毛傳云猱屬也箋云周反字或作猱詩云無教猱升木爾雅云猱蝯善援郭景純注曰便攀援猱之性善登木爾雅云猱蝯善援郭景純注曰便攀援也爾雅又云蒙頌猱狀郭注云卽蒙貴也狀似蜼而小紫黑色猱亦獼猴類耳按郭此說蓋蒙頌爲獸狀似猱

又上林賦云蜚飛蠝蛭蜩玃猱狖左思吳都賦云射猱延劉逵注云猱似猴而長尾尋據諸說驗其形狀戎卽猱也此字既有柔音俗語變訛謂之戎耳猶今之香菜謂之香戎今謂猱別造狨字蓋穿鑿不經于義無取

絢或問曰蒲州盛酒垌謂蒲絢何也荅曰此垌既從遠來運致非易恐其破損故以蒲索纏之按爾雅云絢綅也詩云青爾索絢門是其義此垌爲加蒲索故謂之蒲絢

地或問曰今俗重沓有物一兩次謂之一曳兩曳何也荅曰許氏說文解字云地重次第物也字林音戈豉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此則與今所道相當又詩云葛之覃兮施於中谷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義兼訓移音亦爲貤蓋爲延福字誤其上亦重次第之意焉蓋假借施字爲之耳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貤正陵亦其義也俗音訛舛故轉爲曳亦猶轉易之易鄙俗或爲曳音究其根本當言一貤兩貤今語亦有此作俗音者

跌或問曰今山東俗謂伏地爲跌何也荅曰跌者俯也按張揖古今字詁云頫府今俯俛也許氏說文解字曰頫低頭也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斯則呼俯音訛故爲跌耳

俾問曰俗謂聽之使去爲不使何也荅曰按爾雅云俾使也書云有能俾乂詩云俾爾戩穀之類是也故俗云俾使疾之口音訛若云不使爾

底問曰俗謂何物爲底反丁兒　底義何訓荅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何但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不轉音丁兒反按玉篇等字下有都肯都怠二切左太沖吳都賦云畛畷無數音町畽兼俗原隰殊品寇隆異等蓋其證也今吳越之人呼齊等皆爲丁兒反應璩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此言譏其用何等才學見歎譽而爲官乎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今人不詳根本乃作底字非也

剛扛或問曰吳楚之俗謂相對舉物爲剛有舊語否荅曰扛舉也音江字或作舡史記云項羽力能扛鼎張平子西京賦云烏獲扛鼎並是也彼俗音訛故謂扛爲剛耳既不知其義乃有造掆字者固爲穿鑿也

欠問曰今人謂物少不充爲欠義何所取荅曰許氏說文解字云歠食不滿也李登聲類呂忱字林並音口咸反今爲欠者本爲歠耳

木鍾或問曰今所謂木鍾者於義何取字當云何荅曰本呼木章音訛遂爲鍾耳古謂大木爲章故漢書云貨殖傳云千章之萩謂萩木千枚也其將作屬官有主章署掌材木又古謂舅姑爲姑章今俗亦呼爲姑鍾益知章音皆轉爲鍾

若柯問曰俗謂如許物爲若柯何也荅曰若干謂且數也禮云始服衣若干尺矣班書云百加若干並是其義干音訛變故云若柯也

楊問曰俗呼姓楊者往往爲盈音有何依據荅曰按晉灼漢書音義反楊惲爲由嬰如此則知楊姓舊有盈音蓋是當時方俗未可非也

椎問曰關中俗謂髮落頭禿爲椎何也荅曰按許氏說

文解字云耆髮墮也呂氏字林玉篇唐韻並直垂反唐韻疑非出於師古　今俗呼髯音訛故爲椎耳

鍬　問曰今官曹文案於紙縫上署記謂之款縫者何也荅曰此語言元出魏晉律令字林本作鍬刻也古未有紙之時所有簿領皆用簡牘其編連之處恐有改動故於縫上刻記之承前已來呼爲鍬縫今於紙縫上署名猶取舊語呼爲鍬縫耳此義與款不同不當單作款字耳

埒　問曰今俗監檢田畝知其所獲惣計大數謂之埒田而官文書乃作耒字其義定何訓解荅曰此謂程試頃畝耒數以知斛斗多少舉其大故謂之率而率字有律音俗語訛替因謂之埒耳字當作率音宜爲律力筆反今人不詳本意爲其語涉田農故用耒耜之字非也

聆　問曰今俗買瓦器以枚敲之知其全破善惡謂之爲聆此義何也荅曰案說文解字云聆聽也聲類音力丁反班孟堅幽通賦云妣聆呱而劾石左太沖魏都賦云二嬴之所曾聆是也瓦破壞者聲嘶惡須一一擊而聽之故呼聆瓦耳字當作聆也

誼議　或問誼議二字今人讀爲宜音得通否荅曰書云無偏無陂遵王之誼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云或湛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爲故知並有
宜音

名字或問曰今人或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荅曰名
以正體字以表德禮云子生三月父始孩而名之男子
二十冠而字故知先名而後字也又云父前子名君前
臣名子於父母則自名據此益知常所稱者是名非舉
字也孔子大聖言必稱名正聞有國有家者正亦恥之
正未達不如正之好學也此蓋與弟子等言未有稱仲
尼者其七十弟子及春秋卿大夫固並稱名亦不可勝
載至如漢高祖之潛豐沛人皆謂之劉季項羽之都彭
城舉俗呼爲項羽若其自稱則云今邦之業所就孰與
仲多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爰種（猶兄之子）說其季父益云
紹能日飲霍顯令淳于衍殺許后云我亦欲報少君此
皆舉字以相崇尚名則其自稱也歷觀古人通人高士
言辭著於篇籍筆跡存乎紙素在身自述必皆稱名他
人褒美則相呼字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不
言諱字也王父字或以爲族不得用名也考諸典故稱
名爲是

複名問曰人或有複名單稱者於理云何荅曰複名單
稱乃是流俗之事苟逐便易不思立名本旨且依禮文

二名不偏諱今若偏舉安得不諱乎若嫌二名頗多則舉俗皆須爲單名矣至若伯陵稱陵季前稱前雖少一字義或可通又如長壽稱壽延年稱年求其本義已有所失乃有無偏稱偏恤不違稱違去病稱病藥疾稱疾白黑相反更相戲弄隋大業中出勅斷單稱複名深得物理而委巷之徒不曉其意便謂朝廷禁止單名其幼少已來不爲複名者輒更加增以爲順旨曾莫之悟此亦多複名而單字當是緣此反以幼名爲字

翼或問曰今爲小羊未成爲旋音祥戀反子何也荅曰按呂氏字林云翼音避求睟羊也今言旋者蓋語訛耳當言翼子也

草馬問曰牝馬謂之草馬何也荅曰本以牡馬壯健堪駕乘及軍戎者皆伏皁櫪芻而養之其牝馬唯充蕃字不服服役常牧于草故稱草馬耳淮南子曰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足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曰五尺已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匡謬正俗七

顏師古纂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茶陵 譚德澗 汝膏校

反扶萬反 張衡西京賦云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開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閤轉相踰延望帘篠以徑廷眇不知其所反是反有扶萬音矣今關中俗呼回還之反亦有此音

褫張衡東京賦云祈褫禳災蓋謂求福而除禍耳案說

文解字曰禍福也字林音戈佘反字本作禍李善讀爲斯從示從虎音斯從虎者故作禍耳今之讀者不識禍字義訓乃呼爲神祇之祇云求神而郤災或改禍字爲禘禘者祭名皆失之也

〔急〕急〔菩〕音又云堅冰作於履霜箏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急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漢帝柏梁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云驂駕四馬從梁來自斯已下同用一韻而孰金吾云徼道宮中禁隘急又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急是急懈之字通

有菩音矣

〔免〕左傳說晉討趙同趙括而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故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也蓋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難故得不危亡而歷祚長久今何得不思趙衰趙盾之功德而立後乎故晉侯立趙氏而反其田爾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繫二國而是祚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厲之勉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爲允愜

黃巷西征賦又云發閎鄉而警衆憩黃巷以濟潼黃巷者蓋謂潼關之外深道如巷以其土色正黃故謂之黃巷爾過此長巷即至潼關此巷是古昔以來東西大道年代經久車徒輻湊飛塵飄散所以極深隋帝惡其濬險恐有變故始移大道去巷遂高更開平路耳今其故跡猶存而說者不曉巷之意不知其處安在乃曰巷當爲卷音去權反解云今閎鄉西黃天原是接鄣緣生述征記曰皇天塢在閎鄉東南或云衛太子始奔揮涕仰呼皇天百姓憐之因以名塢又戴延之西征記曰皇天固去九泉十五里據此而言黃天原本以塢固得名自有解釋又在舊閎鄉潘生自泰之東不得先發閎鄉始派黃卷也且閎鄉之側行道乃在乎平川非遡原也此爲穿鑿妄生意見且賦本千萬有作卷字者乎後生好奇乃輒改書本以卷易巷斯可正矣

隸齒又云懷夫蕭曹鄧魏之相辛李衛霍之將自此已下歷道漢之名臣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皆美其立功于朝著名當時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此言王音王鳳宏恭石顯之徒無德而祿有穢彝倫身沒之後考其名行乃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

從奴隸齒潘生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餘公之屬爲齒乃謂隸齒爲齊等之義謝朓宣城郡詩曰羣龍難隸齒豈非僻謬按若但言音鳳恭顯不如蕭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勸乎且隸齒之言未爲典故安所取詳

尸韓又云感市閭之敢井歎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治著按班書趙廣漢傳云廣漢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于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腰斬而韓延壽傳云延壽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安仁諭延壽之死所舉廣漢之請代則用事之不審蓋亦爲文之瑕類焉

彡髟潘安仁秋興賦云班鬢髟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讀者皆以髟爲杉音按許氏說文解字云彡毛飾畫之文也象形字林音山廉反此字既訓形飾所以形及彫字並從彡說文解字解髟字云長髮猋猋也從彡字林音方周反此字既指訓髮貌所以鬢髮之屬字皆從髟字安仁之辭正合義訓今讀秋興賦當音方周反不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謂之彡也初撿徐氏所定說文解字髟下音必凋反又所銜切疑周字爲誤後撿廣韻則四宵二十幽二十七銜並收此字从方周切當讀若彪也

奚斯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爲奚斯所作既無所據與本義乖矣

假楚詞云聊假日以娛樂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娛耳今俗猶言假日度時故王粲云登茲樓以四望聊假日以消憂取此義也今之讀者不尋根本改假爲暇失其意矣集韻辭理豈閑暇之意乎

歌左貴嬪晉元后誄云內敕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政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皆云古賀反斯古之遺言也

渚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者耳詩云鴻飛遵渚言傍洲渚之間而劉孝標辨命論云三閭沈骸湘渚按屈原赴泊羅而死謂深水處非洲渚也

河辨命論又云楚師屠漢卒雎河鱒其流按史記班書楚敗漢軍於雎上多殺士卒雎水爲之不流本非河止去河遠矣

穰傳毅郊祀頌云飛紫烟以奕奕紛扶搖乎太清既歆
祀而欣德降靈福之穰穰又張昶作華山堂闕碑銘云
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呈匪豐匪約惟
禮是營虔恭禮祀黍稷惟馨神其萃止降福穰穰然則
穰字亦當音而成反今關內閭里呼禾黍穰穰音猶然
上今俗呼上下之上音蹤按郭景純江賦云鼋布餘糧
星離沙鏡青綸競糺縟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文選李善注紫茉茉或爲蒨綠苔鬖髿乎研上石帆蒙籠以蓋嶼萍實時
出而漂泳此則上有盛音也
激今俗呼激水箭音爲吉躍反按張平子西京賦云翔
鶤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
相激郭景純江賦云虎牙嵥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
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
飛薄此則激字有吉躍音也
中古艷歌曰蘭草自生香生乎大道傍十月鉤簾何云鉤簾疑作腰鐮起折在束薪中中之當反音張謂中央也猶呼音
入耳今山東俗猶有此言蓋所由來遠矣
兔張正見韓信詩曰所悲雲夢澤偏傷狡兔情張詩之意傷其不養寇以自安乃忠而被謗也按淮陰侯被執歎云狡兔死良犬烹今
云傷狡兔情斯不當矣

郭璞山海圖讚曰篤屬之才莫過於蜼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陋列象宗彝此則彝有上聲音也

暴又云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實罷陸暴枝非所體難以久託此則暴曬之暴有薄音矣

土又云卑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災流火不炎上斯則上有市郢反音矣

斡筦斡盌柄也義亦訓轉聲類及字林並音管賈誼鵩鳥賦云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斡運皆轉也楚詞云筦維焉繫天極焉加此亦義與斡同字則爲筦故知斡筦二音不殊而近代流俗輒改爲捾捾音烏活反

實爲熒陋按陸士衡愍思賦云悲夫天地之驟邁運二儀以相斡遺朱光於潛谷靡傾蓋於岐坂時方至其條忽歲既去而晚晚以此驗之非捾明矣

貫貫字訓貸聲類及字林並音埶古讀皆然而近代學者用劉昌宗周禮音輒讀貫字爲時夜反不知昌宗何所憑據其郎俚之俗又讀爲賒皆非正也案說文解字云賒貰貸也此則二字本來不同斷可知矣又陸士衡大幕賦云撫崇塗而難停視危軌而將逝年彌去而漸遒知茲辟之無貫競貞暉以鼓缶慫他人而自勵以此言之故知貫字爲埶音矣詁訓小學及前賢文章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相附會可以無惑說者又云漢書射陽侯劉纏功臣謂爲貰陽侯所以爲貰射同音耳余難之曰縣邑地名或有時代訛轉或有方俗語異何得一之今其別字同讀譬猶御宿之苑百官公卿表作御羞字揚雄傳作禦羞本倶作縮宿字解御羞者即云御膳珍羞所出釋禦宿者則曰池禦止宿之所此非漢書乎何以乖別如此今豈得便謂御禦同音羞宿一讀斯不然矣

振許慎說文解字曰振舉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輒改振爲賑按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思魏都賦云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得輒相混雜言振給振貸者並以其飢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云耳寧有富事乎

池壇或問云今之臥壇者裏施緣者何以呼爲池壇答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也左太沖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謂之被池此壇亦有緣故得池名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爲異說或作褫持字皆非也

渴舉問曰太原俗謂事不妥帖有可驚嗟爲渴舉何也答曰禮三年問曰至於燕爵猶有嘵喞之類焉徐仙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音張流反噍音子由反此言燕雀見其儔類死亡悲痛驚愕相聚集吟噪也彼處土俗謂羣雀聚噪爲雀啁音竹孝反此亦古之遺言故呼可驚之事爲異爾幾頭問曰山東俗新沐浴飲酒謂之幾頭此義何也荅曰字當作穖音譏穖謂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穖粱髮希用粢櫛進穖進盡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穖必進穖作樂盈氣也此謂新穖沐體虛故更進食飲而又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蓋古之遺法也

怒(音努)怒字古讀有二音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離騷云忽奔走以先後及先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反信讒而齌怒此則讀爲上聲也詩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爲飢其人唫唫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此則讀爲去聲也畏字數條其例非一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曾不尋究失其真矣

毆研問曰今俗謂人強忍堅抗爲毆研士丁見反何也荅曰毆者猶春秋毆師之意言其無所畏懼不退縮耳研者研摩抗拒與前人爲敵或總言毆研

筌或問曰今官曹文書科發士馬謂之爲差差者何也

蒼曰詩云既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蓋謂揀擇取强壯者今云差科取此義亦言揀擇取應行役者爾

兩量或問曰今人呼履舄賤屨之屬一具爲一量於義何耶蒼曰字當作兩詩云葛屨五兩者相偶之名屨之屬二乃成具故謂之兩兩音轉變故爲量耳古者謂車一乘亦曰一兩詩云百兩御之是也今俗音訛往往呼爲車若干量

章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科量度爲章估有何義蒼曰周書費誓云我商賚汝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也徐仙音商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估者卽商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周官保

髮巖岫此卽音授也

西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爲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

匡謬正俗八

荅曰詩云旣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蓋謂揀擇取强壯
者今云差科取此義亦言揀擇取應行役者爾

匡謬正俗八

顏師古纂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麻陽 田 錫齡 會英校

受授　或問曰年壽之字北人讀作受音南人則作授音何者爲是荅曰兩音並通按詩云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此卽音受嵇康詩云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卽音授也

西　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爲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

朱柱顒儼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爲灑是知西有先音也

番或問曰今之宿衛人及于官曹上直皆呼爲番音翻于義何取荅曰按陳思王表云宿衛之人番休遞上此言以番次而遞上字本爲幡文案從省故番耳

句鉤或問曰今之官書文按檢覆得失謂之爲句音搆何也荅曰字當作鉤今從徑易故省金耳簿領之法恐其事有枉曲月日稽延故別置主簿錄事專知覆檢其

訖了者即以朱筆鉤之鉤字去聲故爲搆音爾原其根本以鉤音也

斃斃者仆也音與弊同斁斁者屈伸欲死之貌音羣斁字義既別音亦不同今關中俗呼斃皆作婪音遂無爲弊讀者相與不悟

逢逢姓者蓋出于逢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爲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音按德公士元所祖自別殊非伯陵尹父之裔不應弃其本姓混茲音讀乃猥云逢姓之逢與逢遇字別妄爲釋訓何所據乎

縣寰宇縣州縣字本作寰後借縣字爲之所以謂其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者義訓繫著故許氏說文解縣字從県音廟
諱亦或作炫
西京賦云後宮不移樂不徙縣意所幸下輦成曼既
與寰同故有假借末代以縣代寰遂更造懸字下輒加
心以爲分別按禮記云縣弧父縣子璵二人姓氏音皆
爲廟
諱又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諸如此類樂縣之字豈有
心乎斯可明矣左太沖魏都賦云殷殷寰內此卽言宇
寰耳讀者不曉因爲別說讀之爲環則妄引環繞之義
斯不當矣

苟者媮合之稱所以行無廉隅不存德義謂之苟且
而今之流俗便謂無恥之人行類豬狗每爲方幅則呼

苟爲犬且更以戲弄爾

鄙人或問曰愚陋之人謂之鄙人何也答曰本字作否
否者蔽固不通之稱爾音與鄙同詩云鳴呼小子未知
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臧者善也否者惡也故以相
對書云否德忝帝位而司馬子長撰史記改否爲鄙以
其言同故用鄙字自爾已來因曰鄙人又問曰鄙非邊
鄙之謂邪美好者謂之都言習京華之典則醜陋者謂
之鄙謂守下邑之愚蔽不其然歟荅曰非也都者自是
閑美之稱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云洵美且都楚
辭云比德好閑習以都皆非上京之謂也曹劌云肉食

者鄙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漢武帝詔賢良曰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董仲舒對策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楊惲云昆戎舊壤子弟貪鄙班孟堅云周勃爲布衣時鄙朴庸人曹大家女誡序云鄙人愚闇受性不敏皆非田野之謂也至如詩有都人士篇者此自別指都邑爾後文士論敘觀遊皆云都人士女直述其殷盛亦無繫于賢愚也蹈道則爲君子違義則爲小人豈必都邑之人皆能賢智邊鄙之士悉頑劣詳而言之則不通矣

被庳或問曰今俗人云高被者何以謂下爲被有訓義不苔曰左傳曰宮室卑庳音婢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音亦爲婢今呼被者此蓋庳聲之轉爾

摹姑或問曰小兒羸病謂之摹姑何也苔曰此謂巫蠱之狀故祭酹出之或云漢武帝末年多所禁忌巫蠱之罪遂及貴戚故其遺言偏于三輔至今以爲口實也

何麼或問曰俗謂輕忽其事不甚精明爲何麼上力可反下莫可反有何義訓苔曰莊子云長梧封人曰昔余爲禾而鹵莽之苔莫古反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郭象注曰鹵莽滅裂輕脫不盡其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也今人所云齒莽或云滅裂者義出於此但流俗語訛故爲何麼耳（墓庫言命義門以此引證摹拓亦甚無謂）

骨鹿問曰俗謂鶻爲骨鹿此語有何典故荅曰爾雅云鶻麋鶻然則鶻一名鶻今人云骨鹿者是鶻鹿耳以鹿配鶻者蓋象其鳴聲以呼之亦由子規蛁蟟鷫鴨鳩鴿之類也今山東俗謂之鶻此亦象其鳴聲固知字並爲鴣不得呼爲骨傍輒加烏者此字乃是鶻鶻不關鶻事也

歷底問曰諺云賊無歷底中道回謂內應導引爲歷底何也荅曰按周禮有狄鞮氏掌譯蠻夷之言禮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蓋謂譯導相因耳今言外人未相練悉不能來爲賊盜因藉當家有人導引依其衝要孤虛故謂之狄鞮也俗語音訛變言歷底耳

門限問曰俗謂門限爲門檻何也荅曰按爾雅曰枳謂之閾郭景純注曰門限也音切今言門檻是枳聲之轉耳字宜爲枳而作切音之爲替何也荅曰按爾雅云替廢也詩問曰新故交代謂之更無替舊職皆謂不廢墜耳前人既廢後人代之故惣謂代爲替近者俗人作鬄髮字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磬蓋秦之所刻即是磬石近泗濱故謂之樂石爾所以獨嶧山之文以稱之他刻石文則無此語也而近代文士遂惣用碑碣之事蓋失之矣（按山海經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郭氏傳可以爲樂石禹貢梁州之貢亦有磬石郭氏傳可以適用磬材似亦不可施之凡石耳山海經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石郭氏傳不獨泗濱也嶧山刻浮磬是也又鳥鼠之山其陽多孽石火剛反）

皇或問曰俗呼某人處爲某亭其義何也荅曰此是鄉聲之轉耳鄉者居也州鄉之鄉取此爲義故子産有云毀於西鄉又向對之向古文典籍率無向字等其旨趣本因鄉字始有向音今之向字若於六書自是北牖耳詩云塞向墐戶是也

舛妄改作顓人因以爲替代之字相承行之尋問根源莫能解說武德中余忝中書舍人專掌綸誥乎時中書令密國公平原封德彝亦性愛蒼雅留心文字詔勑宣行務合訓典舉余檢正大改違失因爾始爲替代之字自茲已後莫不化焉顓字絕矣又華履之屣（說計反）自有正文鞮下屣脊義亦無異今既見替代字如此遂作替脊失其義旨此屣非謂交代以替脊背較然可知矣

樂石或問曰秦始皇嶧山刻石文云刻茲樂石樂石何也荅曰許慎說文解字曰磬樂石也樂石即磬也禹貢稱徐州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以爲

迴迴遠之迴今俗讀之音戶營反按潘岳西征賦云覽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以韻而言或有此音矣

上下前爽與李膺書云參館上下禍祚日新此蓋古來人士致書相問之常辭耳凡言上下者猶稱尊卑物論也此類非一是以王逸少父子與人書每云上下數動靜上下咸安上者屬於尊親下者明謂子弟爲論及彼之尊上所以上字皆爲縣關而江南士俗近相承與人言議及書翰往復皆指父母爲上下深不達其意耳

孟仲叔季元者始也孟者長也伯仲叔季亦以次序相承是以古人立名字多依此爲義理元將仲將元方季方孟丙仲王孟堅仲叔伯苻仲謀之類是也今流俗君子不思其義或兄弟四五同稱一仲昆季十數但連一叔失之遠矣

扃鉉者鼎之耳易稱金鉉玉鉉是也扃者關也禮云入戶奉扃今之宮中猶呼門戶爲關以關鈕者爲門扃又左傳云楚人悬之脫扃莊周云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皆謂劒屈之內小關者爾而禮器有鼎扃者字或亦作鼎謂橫關之物以扛舉之耳所以貫鉉非即鉉也而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儒說者讀爲鉉合作一物失之遠矣若謂鉉非鼎耳者易辭不應云黃耳金鉉據此而言非鼎明矣

〔示〕許氏說文解字解示字云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三垂日月星也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所以禍福穰祥神祇之字皆從於示而周官古文所論神祇皆爲示字蓋古從省借耳今之學者不知示字本義便同福祥之屬字皆從示乃云祇旁立字此不究其源也

〔仇〕怨偶曰仇義與讎同嘗試之字義與會同邀迎之字義與要同而音讀各異不相假借今之流俗徑讀仇爲讎讀嘗爲會讀邀爲要殊爲爽失若然者初字訓始宏字訓大淑字訓善亦可讀初爲哉宏爲弘淑爲叔邪、

〔愈〕愈勝也故病差者言愈詩云政事愈蹙楚辭云不侵今愈疏此愈並言漸就耳文史用之者皆取此意與病愈義同而江南近俗讀愈皆變爲踰關內學者遞相放習亦爲難解

〔舍〕舍字訓止訓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百舍重趼謂在道多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改音捨

違義借讀於理僻謬

飭飭者謹也敬也音與勅同字從食從力其修飾之字從巾書云飭天之命月令云飭喪紀考工記曰飭力以長地財謹按呂后詔稱高皇帝匡飭天下武帝詔稱飭躬齊精並是謹敬之義諸如此類文籍有用飭者其意皆同曲學之士不能詳別遂使書寫訛謬飾飭兩字混而爲一並食傍作芳縱或知有勅音止謂借飾爲飭耳全不辨者惣讀爲飾蓋大失之矣

陵遲蔡南間乾鑿度云王道陵遲堇勛荅曰舒疾有節禮云喪事雖遽不陵節是王道越於遲節言教不行也按陵爲陵阜之陵而遲者遲微細削小之義今俗語猶然又遲卽夷字音遲淮南說馮夷河伯乃爲遲字有言曰遲字音夷亦音遲史籍或言陵遲或言陵夷其義一也夷者平也言陵阜漸平喻王道弛替耳越於遲節曲而未允

獻左氏傳蔡南問北平侯始獻左氏傳北平侯從誰得之堇勛荅曰諸奇書左傳周禮之屬悉從河間王所得也按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漢書張蒼本以名從高祖歷位諸侯相御史大夫蒼凡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孝文四年爲丞相百餘歲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景五年薨而河間獻王景帝之子校其年月不相及殆非獻王所得明矣

禽或問易云失前禽唯謂鳥耶及其獸耶董勛荅曰凡鳥未孕者爲禽鳥獸通耳按言通是也未孕非也禽者取禽制於人不別孕與未孕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豈論孕不孕乎又傳稱收禽挾囚漢高祖云此其所以爲我禽諸如此類皆屬於人亦取禽制之義豈又辨孕育哉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自是惣別飛走大名與禽制之義不相妨也

關雎蔡南間詩關雎尸鳩於今何鳥董勛荅曰舊說云關雎白鷹尸鳩鵰鶻鳶未之審按關關和聲雎鳩王雎詩序惣撮句內二字以爲篇名耳不得即呼雎鳩爲關雎也譬猶交交桑扈豈可便謂桑扈爲交桑乎于嗟乎騶虞豈可謂于騶耶問者混糅荅又不析俱失之矣

殊死或問曰每見赦書或云殊死以下或云死罪以下爲有異否何謂殊死董勛荅曰殊異也死有異死者大逆族誅梟首斬腰易有焚如之刑也漢高帝初興之際死罪已下是爲異死者不赦也世祖始起赦殊死以下是謂異死者皆赦也按稱殊死絕一等斬刑也春秋傳

曰斷其木而不殊不殊班書韓延壽傳云閉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殊者訓絕而死有斬絞故或云殊死或云死但云死者絞縊刑也云殊死者身首分離死內之重也非取殊異爲名又漢高帝五年赦天下殊死已下何言不赦乎漢令云蠻夷有罪當殊之而應劭釋云殊之者死也義與誅同此說亦未盡理

扶曰應劭風俗通義云吳王夫差大敗齊于艾陵還誅子胥取其身流之江扶其目東門曰使汝視越之入吳世家及越絕等諸書子胥本諫也按史記吳子胥傳吳世家及越絕等諸書子胥本諫夫差伐齊稱越之在吳心腹之疾越不爲沼吳其滅矣

齊之於我疥癬耳夫差不聽子胥曰嗟乎吳朝必生荊棘麋鹿遊于姑蘇之臺夫差既敗齊師而還賜子胥劒以死子胥曰扶吾目著于東門以視越之入吳此是子胥知越必滅吳怨其言之不用耳夫差以不信其言故殺之寧有夫差肯自云越當入吳而令子胥目視此語謬矣

無慧又釋無慧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慧嗌人蟲也善食人心人每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慧乎非謂疾也按爾雅云慧憂心也楚辭九辨云還及君之無慧此言及君之無憂豈謂不被蟲噬乎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何恙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又被蟲食心耶凡言無恙謂無憂耳安得食人之蟲憂名恙乎

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初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圈公爲司徒自圈公至稱傳世十二按班書逃四皓但有園公非圈公也公當秦之時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則不爲博士明矣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爲之乎且呼惠帝爲惠太子無意義孟學之說實爲鄙野近代草萊末學之人多喜自撰家譜處置昭穆妄稱曾祖有云黃帝時爲御史大夫周宣王時爲丞相漢光武時爲相州刺史不知本末轉相誑耀皆此類也又云呂伯成哀之時兄弟三人並爲丞相按班書紀傳及百官表成哀之時無丞相姓呂者而云兄弟三人爲之何所取哉斯謬甚多難以具舉

嬰奧陶宏景注本草云蒲萄作酒云用其膠汁又說卽是江南嬰奧悉如北土枳之類橘耳按蒲萄酒卽其多聚而釀之安得膠事嬰奧蒲萄種類殊別江南自是蒲萄北土兼得嬰奧斯則非一物明矣

稻秫稬本草有秫米稻米稬米三者並別出而體不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陶宏景注秫米云此即今人以作酒及糖者方藥不止用噍嚼以塗漆創及釀酒諸藥醪耳注粳米云道家方藥有俱用稻米秫米即是兩物云稻米糠白如霜今江東無此皆通呼粳米爲稻米耳不知其色類復云何按本草所謂秫米者即今之似黍米而粒小者耳其米亦堪作酒而不及黍所謂稻米者今稬米耳而陶公以稬爲秫不識稻是稬故說之不曉許氏說文解字曰秫稷粘者稻秫也沛國謂稻爲秫又急就篇云稻黍秫稷左太沖蜀都賦云粳稻漠漠益知稻即稬其粳並出矣然後以稻是有芒之穀故於後通呼粳稬惣謂之稻孔子曰食夫稻周官有稻人之職漢置稻米使者此並非指屬稻稬之一色所以後人混稬不知稻本是稬也

沙苑本草云防風出沙苑川澤及邯鄲琅琊上蔡陶宏景注云郡縣無名沙苑者按今同州沙苑之內猶有防風此乃古昔已來土宜所出故本草稱之耳自晉東徙區宇分崩揚越之地與三輔隔絕所以彼人不識沙苑陶公生長江南間有此惑乃於郡縣名求之竟不知處蓋亦只有所短乎

苦菜本草云苦菜味苦名荼草一名游東生益州川谷及山陵旁陵冬不凋死陶公宏景注云疑此即今茗荈

一名茶又令人不眠今陵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益州乃有苦藏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疎共月華從葉出八月實落根後生冬不枯今茗極似此拔此苦菜即詩人所稱誰謂荼苦荼音塗其狀全似苦蘆而細葉斷有白汁味極苦陵冬不凋桐君所說正得體狀近來諸人無識之者今吳蜀之俗謂苦菜者即爾雅所謂蔎苦藏黃蘗陶陶公雖知俗呼苦藏爲苦菜而不識其苦菜之形以其一名茶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祇增煩惑且本草說其主療疾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

倉米本草有陳廩米陶宏景注云此今久倉陳赤者下條有稬米宏景又注云此即今常所食米前陳廩米亦是此種以廩給軍人故曰廩耳按陳廩米正是陳倉米廩即是倉其義無別陶公既知已久入倉故謂之陳而不知呼倉爲廩改易本字豈以廩給爲名殊爲失理

羹臛 士叔師注楚辭招魂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臛案禮云羹之有菜者用枲其無菜者不用枲又薠藻二物即是鉶羹之芼安在其無菜乎羹之與臛烹者以異齊調和不同非係於菜也今之膳者空菜不瘠爲臛純肉亦得名羹皆取於詹名耳

CL.
NO. 3566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